

影
视
卷

尤文贵 著

仇家姑娘
范戴孩子
甘泉
杨乃武平冤记

尤文贵文集

郭序城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尤文貴文集

影 视 卷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目 录

仇大姑娘·····	1
范蠡救子·····	45
甘泉·····	105
杨乃武平冤记·····	145



仇大姑娘

上下集戏曲电视剧

上 集

—

〔一对长号，仰天长鸣。

〔一对大红灯笼，高高举起。

〔七星锣跟着敲响。

〔一行人拥着花轿在村道上缓缓前进。在轿后是一班吹奏着丝竹的乐队。

〔画外合唱：

人道是，风雨黄昏最凄凉，

失偶孤雁声哀伤。

花到秋时盼结子，

人到中年思儿郎。

仇仲丧妻又续娶，

雪后老梅花更香。

〔在合唱声中，叠印：

〔仇宅中堂，喜幛高挂。灯彩满堂，鼓乐悠扬，宾客满座。众贺客向仇仲道喜，仇仲笑脸相迎，让客人去客厅用茶。

〔老管家仇祥和乳娘匆匆过来，与仇仲耳语。

仇 仲（紧皱双眉，焦急地）什么？大姑娘还在哭闹？！真不懂道理！你们快去看住她，好言相劝，免生意外。花轿快到了，万一惹出是非来，闹出笑话，可不得了！

〔仇祥、乳娘答应，急去。

〔大姑娘闺房。

〔大姑娘手捧母亲灵牌，耳听中堂传来的乐声，泪下如雨。她咬一咬牙，将灵牌塞进包裹，返身便往外走。

〔人去房空。仇祥和乳娘惊惶万状，急分头寻找。

〔村外荒郊。

〔大姑娘跪在母亲坟前，哀声抽泣。

〔仇祥匆匆赶到。

仇 祥 唉，大姑娘，今天是你父亲大喜之日，你怎可到这里哭坟呢？岂不让人说你不懂情理？快随我回去吧！

大姑娘 不！管家，父亲不义，忘情再娶；女儿有情，为母哭灵。是谁不懂情理？难道只许新人欢笑，不许旧人哭泣吗？（悲叫）母亲，娘啊！你好命苦啊！

（唱）哭一声，我的娘，你好苦命，
在黄泉，可听到，喜堂欢声？
可怜你，在世上，千般恩爱，
人一死，他变心，忘了旧情！
坟头草未青，
洞房进新人！
娘啊，娘！
您把眼睁，把眼睁，
看一看这满堂笑脸满堂灯，
看一看您丢下的女儿苦伶仃！

仇 祥 （潸然泪下）大姑娘啊！

（唱）莫怪你老父忘旧情，
他十载长夜伴孤灯。
为了将你抚养大，
辛勤经商不娶亲。

如今你已十八岁，
花红彩礼早受聘。
姑娘若嫁夫婿去，
你父膝下冷冰冰。
父老谁奉养？
父病谁照应？
父亡谁扫祭？
父业谁继承？
迎娶后母没奈何，
姑娘应有体谅心！

大姑娘 管家，这道理我懂。可是我忘不了慈母亲情，与后母难以相处。往后相见，水火不容，时生齟齬，全家不得安宁。因此我早作打算，远离家门，让老父安心！

仇 祥 (大惊) 啊，大姑娘，你意欲何去？

大姑娘 我已受聘，自去婆家！

仇 祥 不可，不可！未告公婆，未备嫁妆，单身出走，怎可使得！

大姑娘 明媒行聘，婚书为证，婆家定能留我；我有双手，自能谋生，不需嫁妆相赠！管家，我只有一事，必得求你答应。

仇 祥 大姑娘请讲！

大姑娘 (手指坟堆，悲从中来) 管家！

(唱) 我远离家乡嫁外郡，
从此不回娘家门。
生母坟前难祭扫，
恳求管家多照应。
灵牌台前勤供茶，
遗容画下常点灯。
每逢忌辰三炷香，

清明时节代扫坟。

管家若是能应允，

我双膝跪地谢大恩！（跪下）

仇 祥（悲声）啊呀姑娘，此乃老奴应做之事，无须吩咐！快请起，请起！

大姑娘 如此多谢了！（深深一拜，起身便走）

仇 祥（急叫）大姑娘，大姑娘……

〔江边。

〔一只航船，鼓着风帆，渐渐远去。

〔仇仲、仇祥、乳娘赶到岸边，怅然长叹。

〔画外合唱：

一叶孤舟天际流，

姑娘一去不回头。

岁月无情似流水，

星转斗移二十秋！

二

〔字幕：二十年后。

〔山外村。

〔画外合唱：

星转斗移二十秋，

二十年沧海变沙丘。

二十年断了娘家路，

却不知娘家祸临头。

〔合唱声中，老管家仇祥拄着拐杖，吃力地走着，到处向人打听，终于走到了一间颇为整齐的农舍面前。他叩响柴门。

〔一阵狗吠，开门出来的是一个少年。〕

少年 老公公，你找谁？

仇 祥 这是仇家村嫁过来的大姑娘家吗？

少年 你找我娘？（向正在砍柴的仇大姑娘叫）娘，有人找你来了。

〔大姑娘放下斧头，走到门边。两人相见，似不相识。〕

大姑娘 你老人家是……？

仇 祥 我是仇仲员外老管家仇祥。

大姑娘 （惊喜）啊，老管家！我是你从小抱大的大姑娘啊！你认不出我了？

仇 祥 （紧捏住大姑娘的手）唉，变了，变了！（爱抚着她的手，不觉潸然泪下）看你这双手，就知道你吃多少苦哇！

大姑娘 快进屋，快进屋。阿禄，快去泡茶，烧点心！

〔她搀着老管家走。老管家边走边哭。〕

仇 祥 大姑娘，家中出大祸了！不得了啦！你快回家吧！

大姑娘 老管家，别急，别急。你坐下，慢慢说，出了什么事了？

〔阿禄递给仇祥一碗茶。仇祥喝了，流泪说：员外他，他被番邦胡兵掳走了！〕

大姑娘 （大惊）啊！父亲怎会被胡兵掳走的？

仇 祥 员外到关外经商，恰遇胡兵，不幸被掳。

大姑娘 且慢！父亲年事已高，家财丰厚，为什么还要出外经商，遭此横祸？

仇 祥 大姑娘，你不知仇家出了一个浪荡子，把家财败尽，负债累累，员外不得不去赚钱啊！

大姑娘 （惊跌椅上）出了败家子！老管家，是后母生的吗？

仇 祥 正是，正是。正是这个祸根！

大姑娘 你快给我说说，他是怎样败家闯祸的！

仇 祥 大姑娘啊！

（唱）员外再婚第二年，

邵氏夫人喜分娩。
产下一子名仇福，
娇宠无比世罕见！
酒肉喂养十八岁，
不读诗书爱赌钱。
新婚妻子守空房，
日夜泡在赌桌前。
一掷千金不变色，
仇家从此塌了天！

〔仇祥叙唱声中，叠印：

〔赌场。仇福满脸虚汗，和赵阎王、魏名狂赌。

〔新房。仇福匆匆进来，翻箱倒笼，取新妇首饰，推倒阻拦的妻子银凤，扬长而去。

〔中堂。赵阎王上门讨赌债，仇仲怒责仇福，邵氏阻拦，暗赠银票。

〔仇宅大门外。凄风冷天，仇仲骑驴出门经商，仇祥背着包袱随行。

〔邵氏哭泣，银凤垂泪送至门口。

仇 祥 我随员外出了关外，不幸遇到胡兵攻关。我隐藏草丛之中，眼见员外被掳，那时我身背一千五百两银子，不敢声叫。待胡兵去后，到处躲藏，逃回关内。

大姑娘 父亲生死如何？

仇 祥 当时胡兵出了通告：“被掳汉人，可用五千两银子赎回。”只因我只有一千五百两，不够其数，故而星夜赶回仇宅，求邵氏夫人凑足赎金，去救员外。

大姑娘 难道他们不肯？

仇 祥 不是不肯，却是无银！仇福滥赌，现银赌光，田契、房产抵押，不仅无法凑足赎金，就是我带回来的一千五百两银子……

大姑娘 （睁眼）怎么样？

仇 祥 也被仇福抢走赌光了！

大姑娘 (拍案怒起) 岂有此理！难道继母袖手不管？

仇 祥 从小宠大，无法管教了！因此求老奴来请大姑娘，快快回去，收拾残局，救回老员外，不然，仇家便家破人亡了！（跪下）

大姑娘 (泪如雨下，跪下) 老管家！我要谢你一片忠义之心啊！（挽起仇祥）

仇 祥 (老泪纵横) 娇妻逆子，无药可治；姑娘不去，员外一命休矣！

〔大姑娘思想斗争激烈。她拿起一杆烟筒，慢慢点火吸着。猛然，她一击烟筒，高声大叫：

大姑娘 阿禄！收拾书包，随娘到外公家去！

三

〔画外合唱：

梁断墙倾大屋败，

鲁班师傅请得来。

性如烈火炼顽石，

姑娘可有补天才？

〔合唱声中，叠印：

〔大姑娘手持包裹，与阿禄、管家站在船头。航船远远驶来。

〔大姑娘等走上村道，到了仇宅门口。大姑娘四处张望。仇宅门庭冷落，已见衰败。

〔仇祥请大姑娘进屋。

〔中堂。破败不堪。

仇 祥 大姑娘请坐。阿禄，我带你去见外婆、舅妈，说你娘回娘家来了！

阿 禄 哎！（随仇祥入内）

〔大姑娘四下观看，百感交集，无限感慨。

大姑娘 啊，二十年了！想不到呵……

（唱）想不到，一别廿年情势更，

仇家面貌变陌生。

昔日堂上闹盈盈，

如今门内冷冰冰。

金漆桌椅无踪影，

换作几张破条凳。

古董字画全卖尽，

板朽屋旧积灰尘！

越看越觉心头酸，

一腔怒火满腹恨！

咬牙切齿一声喊……

（白）家里人都死绝了吗？都给我滚出来！（拿起凳子，狠狠一顿）

（接唱）要你们，把败家的情由说说清！

〔大姑娘怒坐抽烟。仇祥带邵氏、银凤、阿禄出来。

阿 禄 娘，外婆、舅妈来了。

〔大姑娘理也不理。

邵 氏 啊，大姑娘回来了？一去二十年，好不叫人惦念呀！（大姑娘仍不理睬）媳妇，这就是你的大姑娘，快来见过。

姜银凤 大姑娘！（行礼）

大姑娘 快别多礼。听说你很贤惠，仇福弟弟呢？

姜银凤 他……（欲言又止）

邵 氏 （笑）他不知大姑娘来，到外边看朋友去了。

大姑娘 （冷笑）哼，哪里是看朋友，分明又去赌场了！老管家，你去把他找回来。

邵 氏 (强笑) 大姑娘 一路辛苦，请到内室，更衣用茶，歇息一会吧！

大姑娘 (将烟筒一挥) 别来这一套了！我不是来做客，我是来探亲，来看望我的老父亲的。父亲呢？

邵 氏 喔，不巧得很，你父亲出门经商去了。

大姑娘 咦？父亲年过花甲，为什么还去经商？

邵 氏 这……

大姑娘 唔？

邵 氏 大姑娘，只因去年福儿成亲，开销很大，欠了一些债，因此你父亲……

大姑娘 (厉声) 不用说了！你骗不了我！是为了仇福赌钱，欠满赌债，你们才逼老父出门卖命的！哼，你们呀，你们把这仇家糟蹋得成了什么样子啊！

(唱) 人家说，你们个个是败家，

今朝看来话不差！

狂赌的儿子溺爱的妈，

金山银山也会垮！

逼老父，风烛残年去经商，

命换的银钱给你还赌债！

仇家多少祖宗业，

只剩下空壳大屋几张瓦。

当年父亲娶继母，

为了传宗接代把家发。

谁料到，养子不肖反受害，

落得个山穷水尽日西下！

大姑娘今日回娘家，

听一听你们怎回答！

〔狠狠地将凳子一摔，叉腰坐下。

阿 禄 (吓得要哭) 娘……

大姑娘 (大喝) 别吵! 不肖的畜生!

姜银凤 (急将阿禄拉到身边, 和缓地) 大姑娘, 母亲有病在身, 望大姑娘慢慢说话。

大姑娘 噢, 继母有病吗? 请坐啊!

邵 氏 (坐下) 大姑娘, 你出嫁二十年, 没有回娘家。这次回来, 多住些日子, 我和你慢慢细讲。

大姑娘 继母, 承你好意, 我出嫁二十年, 夫家公婆, 早已亡故, 丈夫亦已病死, 只有阿禄留我身边, 无牵无挂, 这次回娘家, 长住不走了。你可愿意吗?

邵 氏 大姑娘说哪里话来, 你本是仇家血脉, 这家就是你的家, 怎么说愿意不愿意呢?

大姑娘 (冷笑) 量你们也不敢!

[仇祥带仇福到了大门口, 魏名跟在后头。他跟仇福耳语一下。
仇福进屋。

[仇福笑欣欣地走进中堂。

仇 福 大姐姐在哪里?

大姑娘 (倏地站起) 我在这!

[二人对视。

[画外合唱:

虽是同根一树生,

前后分权不相亲。

大姑娘 (唱) 只见他, 面黄肌瘦人憔悴,

仇 福 (唱) 只见她, 横眉冷眼使人惊。

大姑娘 (唱) 我有心, 狠狠骂来重重责,

仇 福 (唱) 我有心, 嘻嘻笑来好好迎,

大姑娘 (唱) 怕只怕, 心急粥烫难下嘴,

仇 福 (唱) 怕只怕，拍马反被马腿蹭。

大、仇 (同唱) 倒不如，慢慢摸底细细问，

慢慢试探慢谈心。

大姑娘 阿禄，这是你舅父，快去见过。

阿 禄 拜见舅父！（一拜）

仇 福 呵，外甥都这么大了，我还没见过他呢！

大姑娘 我也没见过你这个弟弟呢！

仇 福 是啊，是啊，二十年没来往，亲人也不亲了。

大姑娘 亲不亲，同根生，叶落归根，大姐姐不是回来了吗？

仇 福 好啊，好啊！大姐姐，你坐，坐。

大姑娘 (坐) 仇福，听说你时常到赌场跑跑，有吗？

仇 福 朋友之间，逢场作戏，也是有的。

大姑娘 唔，还顺手吗？

仇 福 运气勿好，不大顺手。

大姑娘 最近输了多少？

仇 福 嘿！不知输了多少，反正都输光了！

大姑娘 老管家带回来的一千五百两银子，你还剩下多少？

仇 福 早完了！

众 人 啊，才一个月，你就全输光了？

仇 福 哼，还欠人家五百两银子呢！

邵 氏 天啊！怎么好呵！

大姑娘 我却不信！

仇 福 是魏名做的保人。大姐不信，叫他来问。

大姑娘 好啊，叫他进来。(向众) 老管家留下，你们先都回避吧！（银凤、邵氏带阿禄入内）

仇 福 (向外) 魏大哥，你进来。

〔魏名笑嘻嘻进门。

魏 名 大姑娘好！

大姑娘 你就是魏名魏老弟？

魏 名 是，是。

大姑娘 听说你时常照顾我弟弟去赌场，没有你，这仇家的金银也没处花了，真要谢谢你哩！

魏 名 （哭笑不得）嘿嘿，大姑娘，这不能怪我。开头大家都不过玩玩，后来仇福输多了，我作为朋友，想帮他“翻本”，谁知他运气勿好，越输越多，竟欠下了一大笔债。

大姑娘 勿怪你，勿怪你。不过，仇家实在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这赌债还不起呀，怎么办呢？

魏 名 是啊，这债偏偏又是欠赵阎王的！这赵阎王可不好惹，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，鬼见了都怕三分！不还债，怕仇福……嘿嘿！

仇 福 （发怵）我，我一定还债！

大姑娘 哦？你拿什么还赌债？

仇 福 （急）我，我卖田卖地！

大姑娘 （猛地将烟筒一笃）不行！田地绝不能卖！不能卖！

仇 福 不卖田地，我无法还债；不还债，我就会被别人捅刀子，会死！

大姑娘 这跟我无关！

仇 福 （冷笑）是啊，不是一个肚皮里出来的嘛，当然无关！（发狠）我卖我的田地，也跟你无关！

大姑娘 （狠狠地拍桌）住口！这仇家田地契约，全在我父亲和我母亲名下，怎说与我无关？老管家，你说说！

仇 祥 是的，是的。大姑娘生母随嫁带来一百亩上好水田，当时就写明传与亲生子女，连员外都不能动的。

仇 福 子承父业，我不卖你的田地，却好卖父亲的田地！

大姑娘 （冷笑）哼哼！这个家还未分，田粮租米，混收混用，说什么“你的，我的”？